

光のない海

Shiraishi Kazufumi

光のない海


无光之海

回

白石一文

— 著

罗越 — 译

九州出版社
IIZHOU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光之海 / (日) 白石一文著; 罗越译. —北京:
九州出版社, 2017. 12
ISBN 978-7-5108-6508-4

I. ①无… II. ①白…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8879号

无光之海

作 者 [日] 白石一文 著 罗越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30毫米×900毫米 32开
印 张 9.25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6508-4
定 价 4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公司决定更换总经理办公室的资料柜，我花了几天时间，将里面的东西整理妥当。之前那套钢制资料柜用着并没有什么不足，行政总监却一个劲儿地让我换，说供应商那边声明，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套是免费赠送的。

大地震过后，公司便着手更换储物柜、资料柜、桌椅等办公家具。总公司大楼差不多在十年前翻新过，抗震性能方面已充分提升，但办公家具和收纳用品等依然沿用着“老一套”。于是我们决定陆续淘汰旧物，更换为安全性好、强度高的产品。

随着最后一批——七楼行政、人事部及总经理办公室——办公桌、资料柜、储物柜等替换完成，整个换新计划暂时告一段落。

在持续不景气的大背景下，更换办公用品对眼下的公司来说，绝不是一件轻巧的事。分几年逐步完成换新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我从资料柜中翻出好几本名片簿，预备借此机会将旧名片处理掉。十几二十年前交换的旧名片一文不值。最近几年，我每天都会抽

空把有用的信息输入电脑通讯录。按理说，输入完成后，名片扔了也不碍事，但我总觉得将印有旁人姓名的小纸片丢进碎纸机未免不妥，这直接导致了名片簿在资料柜中日益增殖的局面。

这次，我决定跟它们说再见。

下决心容易，实际做起来却麻烦得很。从塑料夹层中将名片一张张抽出，暂时堆在纸板箱里，积攒一定数量后再用碎纸机进行处理。步骤虽不复杂，但毕竟是三十年来存下的所有名片，数量着实惊人。

虽说可以让兼任秘书的源田帮忙，但里头夹杂着不少私人名片，像是年轻时经常光顾的店铺卡片之类的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于是，眼下唯有按部就班，抽出时间独自清理。

我从行政那边借来一台小型碎纸机，摆在办公桌旁，每次一到两张，将名片逐次进行粉碎。伴随着碎纸机发出的特有的沙沙声，各色人等的名字滑入碎纸入口。没工夫同他们逐个忆旧，心中多少有些悻悻然。

结果，新资料柜搬入后一周，名片处理工作反倒还在进行。

不过，清理名片这段时间，倒让我有个新发现。

亦即，将自己的名片送入碎纸机粉碎，相比旁人的名片来讲，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。

信件包裹上的名字也好，我自己的旧名片也罢，不需要时，我通常都会剪碎再扔。

——高梨修一郎

将这个字送入碎纸机甚至是痛快的。在用剪刀亲手剪碎自己名

字的时候，我口中经常还念念有词“你个、你个”。这里的“你个”多半是“你个家伙”的“你个”，往狠了说，这“你个、你个”跟“滚吧、死吧”仅仅一线之隔。

——你个家伙，滚吧！你个家伙，去死吧！

在将自己的名字剪个粉碎时，我差不多就是类似的心理状态。

作为多年来的习惯，我原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。这次，在粉碎大批人名的过程中，我重新体会到了无意识中默念着的“你个、你个”的真正含义。

不出所料，我对“高梨修一郎”这个人真是烦透了。

在清理最后一本名片簿时，我偶然发现了那张名片。

起初，我按照年份顺序进行清理，如此一来总少不了感怀往事。为提高效率，我改为随机抽取名片簿，操作也愈加机械起来。

最后剩下的这本名片簿是两年前的。这时抽取名片的速度显然已快了不少，我将抽出后的名片顺手抛入脚边的纸板箱，有时甚至不去注意上面的文字。因此，直到送入碎纸机的一刹那，我才留意到那张名片。要是背面朝上，兴许就错过了也未可知。

正当右手拇指和食指准备将名片塞进碎纸口时，我忽然瞥见名片上的文字。

“琉球尚古堂 筒见花江”

我慌忙停手。虽说对名片全无印象，但一看到筒见花江这个名字，我立刻想起那东西是从她手里买的。

我将名片拿过来细细端详。

“琉球尚古堂”的所在地是大阪市都岛区，“简见花江”四字上头还有一行小字，是她的职衔“销售”。名片背面写有手机号码。我这才回忆起那天她亲手写下电话，将名片递给我时的情景。

关于拨打公司电话还是花江的手机，我倒没有半点犹疑。

“要是碎了，或是味道没有变化了，随时都可以更换，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就行了。我一直在全国各地跑，不打手机联系不到的。”两年前，她一边用圆珠笔写手机号码，一边说道。

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iPhone，拨通了花江的手机。

在呼出声响了几次之后，一个女声传到我的耳边。“你好。”她的声音显然有几分怀疑和试探性。

“不好意思，突然给您打电话。我是两年前的春天，在新宿日铁百货商店购买陶制水瓮的，我姓高梨……”两年多前的客户忽然电联本就稀奇，更何况“高梨”这个名字对方也未必记得，我便加了一句，“您一定没印象了。”

“是您啊，”简见花江倒是有几分豁然开朗的口气，“是水道桥那边的总经理先生吧。”

我着实吃了一惊。“没错，就是我，”我一边寻思如何回答，一面寻索记忆，回想当天是否与她交换过名片，即便有，她的记忆力未免太过惊人，“是这样的，上次买的水瓮碎了，我想再买个新的……”

由于全然忘了有她名片这回事，我刻意略过水瓮早在两个月前就打碎了。

“对不起，”花江道，“那家公司去年就倒闭了。”

“倒闭？”

“是的。我这边也有点事情，最近很少接销售的工作，我也是听以前的同事讲的，那家公司大约半年前关掉了。所以，市面上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这款产品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实在不好意思。”花江再次表达歉意。

怪不得水瓮打碎以后，我立刻在电脑上搜寻同款产品，却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某网络商店在出售类似的水瓮，我订了一个回来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。

“也就是说，这家名叫琉球尚古堂的大阪公司，已经没有了是吧？”我望着名片说道。

“应该是的。我是受百货商店的委托，到现场进行讲解促销的，对那家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。”

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，她就不是这家“琉球尚古堂”的员工。

原来如此……

“日铁的负责人我认识，需要我帮您问问看吗？”她适时提出建议，“如果，这款产品还有货的话，我让他直接给您打电话。”

这款陶制水瓮能够储存两公升的水，看似平平无奇，要价却接近两万日元。记得当时它的定价超过三万，在大百货公司现场促销，我一时冲动就买了下来。

那是两年前的五月长假过后，我刚刚料理完岳母美千代的身后事

没几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水瓮倒也承载着一段记忆。

去年年底，在装满水后，我在厨房用纸巾擦拭这只造型圆润的四角水瓮时，一不小心脱了手。底部一角直击厨房地面，哐当一声，没等我回过神来，水瓮已摔成了两半。

凭借水瓮内壁烧铸的特殊矿石，全国任何地方的自来水，在水瓮内只需要半天时间，都能脱胎换骨，变得既好喝又润口。

“无论威士忌，还是烧酒，只要用这壶里的水来调，三得利角瓶可以变什么啊？变老伯威！三和大麦烧酒可以变什么啊？变百年孤独！就是这么神奇！”

花江的推销用语使我停下脚步，接过她递来的杯子，试饮比较。我依次喝了她现场加水调制的“三和大麦烧酒”，以及用市售矿泉水调的“中中烧酒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三和的味道丝毫不逊色于高级烧酒中中。

长久以来，在家里自斟自饮，品尝烧酒与威士忌，是我唯一的生活乐趣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我当场付了钱，事实证明实际效果与试饮并无二致，陶制水瓮储存的水的确能显著改善酒的口味。

后来，无论调酒，还是冲泡咖啡红茶，我一律都用水瓮里的水。这种水的效果还不仅仅是口感那么简单。

我长期的睡眠问题，以及起床后的抑郁情绪也都得到了缓解。

与妻子分开以后，失眠和上午的低落情绪如影随形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天性。实在熬不过去的时候，借助安眠药和镇静剂，这几年倒也相安无事。没想到，用了这个水瓮不到半个月，多年的老毛病会有

如此明显的改善。虽然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，但除了这水，还能上哪儿找原因呢？

“会太麻烦你吗？”

如果还能买到水瓮的话，我自然不愿错过。既然她表示能与百货商店负责人沟通，我唯有厚着脸皮承她的情。

“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那个水瓮的确口碑非常好，在我手里卖掉不知道多少个了。”花江答道，听上去只是举手之劳。

“那就麻烦百货公司那边给我答复吧。我一直用的，非常满意，这下摔碎了，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要是还有货就好了。”

“给你添麻烦了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吧？”

“我有的，我有的，客人的名片我全都收着呢。”花江的声音格外爽朗。

“哦。”

“要是没有我也没办法，百货公司那边可能就不会给您电话了。”

“明白，我等等看吧，不抱太大的期望。”

“好的，那先这样。”说完，花江挂断了电话。

我在总经理办公室整理董事例会所需材料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。时间刚过上午九点。

“早上好。”前台岛田富士子字正腔圆地说。她已经在前台工作十多年，负责管理签短期劳务合同的女员工。她和我相继进入公司，年纪也只比我大一岁。“有一位简见小姐说有东西要交给您，人已经到了。”

“简见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，她没有预约。”

此时，电话那头传来推脱之词。“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来递个东西。”我终于反应过来，来访者正是简见花江。

那通电话之后三天过去了，日铁百货公司杳无音讯，我已经放弃了一大半。可是，花江为什么会亲自登门拜访？

“好，那请带简见小姐上来七楼吧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我放下手中的听筒。

我们公司没有秘书办公室。我的秘书源田主要负责帮我管理日常工作计划，但他并不是我的私人秘书，而是行政部的职员。岳母美千代出任董事长时，曾安排一位女性担任董事长秘书一职。行业工会的相关活动以及对外事务之类，均由美千代一手包办。如今董事长一职空缺，行业内的各种应酬由我出面应付。但是，话虽如此，建材市场整体依旧非常低迷，同行们维持自身的业绩都已自顾不暇，几乎没有余力再去考虑什么业界整体的繁荣。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坚企业，优胜劣汰极为残酷，每年临近发布年报，我的胃疼得就像穿了一个窟窿似的。总经理这个位子我坐了十年，没有一年例外。

“打扰了。”年轻的前台敲门而入。

前台穿着工作套装，身后站着一位小个子的女性，身穿羽绒服和厚厚的裤子，头戴毛线帽，显得有些臃肿。今年是历年少有的寒冬，刚入二月已经下了两场大雪。第二场大雪刚好过去一周，路面尚有大量积雪残留，新闻说，早晨的气温会刷新今年冬天的最低纪录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房间中央的会客区。

“我先出去了。”前台转身离开。

被独自留下的花江看起来不知如何是好，仍旧站在办公室门口。

“好久不见，”我说，“快，快请坐。”

“我本想放下就走的……”花江把手里的白色塑料袋拎到胸前。我看到里面有几张报纸。

“你急着走吗？”也许她正要去上班，那样的话我不便强留。

“今天我只要上午去一趟事务所就行了，不赶时间。”

“那喝杯茶再走吧。今天上午我也只有一个会要开而已。”我再次让她坐下，“外套要帮你挂吗？”

花江勉为其难地走了过来，将塑料袋放在沙发上，摘下帽子，脱下羽绒服。她将帽子和羽绒服团在一起，在四人沙发的正中央坐下，把塑料袋抱在大腿上。

“我现在去弄喝的。咖啡可以吗？还是要喝红茶？普通的绿茶也有。”

总经理办公室的一角有个迷你厨房。我通常会自己冲泡茶或咖啡招待来客。

“那，我喝咖啡好了。”

我走进厨房，用滴滤咖啡的手冲壶烧水。手冲壶我偏爱hario生产的细口壶。直到两个月前，我一直都用那种水泡咖啡。先将水储存在水瓮里，过一个晚上，再用塑料瓶分装带来公司。如今则使用经净化器过滤的自来水。

“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就烧水。”

花江环顾办公室，很新奇似的：“后来我打日铁负责人的电话，怎么都打不通。昨天傍晚总算联系上了，果然说没有货。”

我在她对面坐下。

“然后，我家其实还留着一个，我就拿过来了。”她将手里的塑料袋推了过来，“虽然二手的东西拿来送人不太好，但毕竟只是盛水的，也并没有留下什么使用痕迹。”

我接过袋子。我猜到花江这次来，多半是帮我找到了水瓮，却完全没料到她会把自己的东西拿来送我。

我取出袋子里的东西，揭开包着的报纸，熟悉的陶制水瓮再度回到我手中。

“我检查过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您拿去用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花江一脸疑惑。

两年前的五月，我们有过一面之缘，上回看到名片上的文字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她的容貌。但是，今天见到本人，发觉比我印象中娇小一些，年纪也要小很多。我估计她应该不到三十岁。

“若是我收下它，你不是就用不上了吗？”

“不碍事的，”花江连忙说道，“本来就是样品，送给我的，而且最近我也不怎么用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”正巧水开了，“不好意思。”我起身离席。

咖啡豆购自附近一家名为“神田咖啡”的咖啡店，我每隔一周去买一次。每天一到公司，首先要做的就是磨咖啡豆。我将那台摇杆在侧面的大型手动咖啡研磨机放在办公桌上，倒入一天所需的豆子，不紧不慢地转动手柄。我在公司会喝五杯咖啡，加上为来客预备的三杯，要磨的咖啡豆还真不少。

本周选用的是曼特宁咖啡。

我在两个杯子上分别放好一个小号咖啡滤杯，装入滤纸，多放了一些咖啡粉。随后再用手冲壶交替着为两个滤杯注入少量开水。深度

烘焙的咖啡豆随即升起浓厚的香气。

伴着咖啡香，我端着两个杯子在沙发上坐下。“别客气。”一杯放在她面前。

“哇，好香啊。”花江捧起咖啡杯，笑道。

“这个水瓮你真的准备让给我吗？”

泡咖啡时我已经有了对策。

如果市面上买不到，这或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这个水瓮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停止使用还不到两个月，虽说目前身体并无异状，但我总是不免担心，之前那种失眠与抑郁的状态很快就将死灰复燃。综合考虑，可能接受她的好意也无可厚非。

“当然。我这不就给您拿来了吗？”她啜了一口。

“这样你看行么，”我把冲咖啡时想到的方案说了出来，“这个水瓮就算寄放在我这儿，你家里要用的水，我可以隔三岔五地帮你送过去，怎么样？我也会继续找找看，要是找得到，新的就还给你。寄放的这段时间，我可以付费，每个月三千日元，今天我先预付一年的三万六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花江听完我的整个方案后，先是一语不发，随后喝了口咖啡，放下杯子道：“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”

一时间，我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什么。

“我只是因为家里正好有一个用不着，想着或许你合用，就拿了过来。压根儿没想过要人送水，或者收取什么费用。难道，你以为我是来上门推销的吗？”

这回轮到我不知从何说起了。“以我刚才的态度和所说的话，你真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会把你当成上门推销的吗？”我略顿了顿，“在你看来，这个水瓮或许无关痛痒，可对我来说，它可要紧得很呢。自从用上这个水瓮以后，我失眠的老毛病明显改善了，起床后的抑郁情绪也得到了缓解。上次电话里我没说，其实水瓮去年年底就打碎了，我在网上找也没找到，实在没办法，也订过类似的产品，结果味道完全跟原来的不能比。三天前，我清理名片，偶然看到了你的名片，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给你打了电话。你答应帮我联系百货公司的人，对我这个只是两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客人这么热心，更有甚者，今天还专程把自己的东西拿来给我。对我来说，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瞧我笨嘴拙舌的，”听完我的一番话，花江低头致歉，“不过，这东西我真的完全没在用，昨天晚上我也是偶然从厨房柜子的最里边翻出来的。您不必感谢我，两年前，您毕竟也花了两万元的高价在我这儿买的东西，客户就是上帝。既然您的水瓮坏了想找新的，能帮忙的我当然尽力而为，这是我们作为销售的本职工作嘛。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啦，您这么千恩万谢的我要不好意思了。”

我在心里苦笑，好一个“笨嘴拙舌”。三天前电话沟通时，我已经稍稍感到异样。怎么说呢，花江的谈吐自有一种独特的抑扬顿挫，就像是将现场讲解促销时的套路照搬到日常对话中似的。

“这咖啡真好喝。”花江重新端起杯子，又喝了一口，脸上露

出笑意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但你总得让我表示表示吧，不然我心里不舒服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。”我改变策略。

“不用了，真的别客气。”花江慌忙摆手。

“别跟我客气才是，如果不想跟我单独出去吃饭，你随便喊个朋友一道去都可以的。”

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花江更正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今天或者明天都可以的。”

“你说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“这怎么好意思啊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“我吃什么都可以的，不过别去那种太正式的地方。”

“那好，我知道附近有有家意大利餐厅，味道很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厨一个人负责整间餐厅的菜，店面虽小，但味道保证好。”

“意大利菜啊，听起来很不错。”花江的态度有所松动。

“明天你有空吗？”

“明天我只要去事务所露个脸就行了。”

“事务所在哪儿呢？”我问。也不知她口中的事务所究竟做什么。

“在秋叶原。”

从秋叶原到水道桥，坐总武线只要两站。

“那要不我们明天下午六点左右，在楼下的前台碰头怎么样？”